乐山日报 3版
校对：郑国耀 2020年12月13日 星期日
海棠 HAITANG
数字报网址：http://www.lsrbs.net
责任编辑：尹 瑶 编辑：宋亚娟

话说火笼儿

火笼儿早已退出人们的生活与视线，慢慢成为一个传说。但我仍怀念从前那些与它有关的岁月，它们像火笼儿里那些忽明忽暗的木炭，在我的生命深处不断闪烁光亮。

■谢红萍

天气越来越冷了。缩坐在孤室之中，忍不住瑟瑟发抖。不经意间，我又想起小时候取暖的器具——火笼儿。火笼儿是一种竹制取暖器，小巧精致，它的上半部分像一颗硕大的花椰菜，中间被隔开，用于安放瓦盘——天冷时，人们从灶膛里掏点火灰木炭之类往瓦盘一放，再往外面罩块布，就可以提着它到处游走了。

据说火笼儿的前身叫“篝”，最初用于熏衣。东汉皇后阴丽华有一个箫局，其实就是火笼儿的别称。火笼儿常常与很多美好连在一起。比如李商隐在《李肱所遗画松诗书两纸得四十韵》中写到：“又如洞房冷，翠被张穹笼。”形容画松之美。据说古制的火笼儿不仅有竹编，还有银制，是取暖用具，也是贵族们的玩物。但火笼儿似乎更多是和“寒冷”这个词连一起——居室的冷，身体的冷，心房的冷，生活的冷。白居易在《后宫词》中这样写一位失宠宫人：

泪湿罗巾梦不成，夜深前殿按歌声。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薰笼坐到明。

里面描摹宫人盛妆以待的痴情与愁苦。估计这位宫人先是提着熏笼去门口缦立远视了半夜，在“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之后，才心有不甘地退守室内，继续苦等——“斜倚薰笼坐到明”——她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疲惫与辛酸可想而知。这位可怜的宫人并不知晓，她的皇上有后宫佳丽三千，他这只火笼儿就算天天尽温暖之职，再轮上自己，至少也要等十年之后了吧？如果再遇上杨贵妃那样专宠善妒的女人，估计这位宫人只能被潜置上阳宫，在“寥落古行宫”中“朝梳一把白，夜泪千滴雨”了。这样一想，竟觉得火笼儿中闪烁的光芒几多凄冷！

在民间，竹制的火笼儿很多，因为它轻巧方便又实用。从前的冬天特别冷，基本上每个节气都名符其实，霜降时会有霜，小雪大雪时会飞雪。房顶，屋檐，田野以及野狗野猫们的鼻尖和身上，全都白茫茫一片；河水也结了薄冰，僵人骨头。听母亲说，外婆最怕冷，一到冬天就离不开火笼儿。到了腊月要蒸泡粑，外婆不得不去溪边刷洗粑叶。她包上头巾，里三层外三层裹了无数件衣裳，还是冷得不敢出门。于是外婆就把火笼儿也提上，拿去放在小溪边。外婆洗一会儿粑叶就跑到火笼儿面前烤一烤手，洗一会儿粑叶就跑去火笼儿面前烤一烤手，忙得像一只老风车。母亲说外婆先后生过十二个小孩，所以身子才这么虚弱。65岁那年，外婆不幸病逝——因为肺气肿。据说外婆死的那天早上天气特别冷，外婆胃口奇好，吃了好多好多饭，她叫外公扶着她和她的火笼儿出去看时向，结果还没走回家就死了——外婆火笼儿里的木炭滚落一地，还呼哧呼哧地放着红光……

火笼儿也可用于烘烤衣物。四川的冬天常常阴雨连绵，衣服鞋子总干不了。那时大家都穷，没有甩干机烘干机之类。农村也没实行计划生育，家家孩子一大堆。一到冬天一家人就挤在一张木床上，母亲总不忘在床下放一个火笼儿。她轻轻把弟弟妹妹们的湿尿布搭火笼上，然后放心地睡去。周围静悄悄一片，只有火笼儿的木炭噼里啪啦地燃烧着，悄悄散发着它慈悲的热力，整个卧房变得温暖如春。天亮时，那些湿尿布也被烤干了，垫上干尿布的弟弟妹妹们在襁褓里咯咯地笑。

但火笼儿的热力毕竟有限，要烤湿衣服湿鞋子，有时必须借助炉灶。母亲通常在灶膛留点火星，在锅里铺层谷草，把那些被雨淋湿的胶鞋，衣服什么等都放谷草上面烘。有一回我生了急病，连日昏迷不醒，已经奄奄一息。父亲只好放下手中的活路，打算背我进城看医生。之前因为连着一星期下雨，父亲唯一的胶鞋已被淋湿。于是他拿到灶边上烤。可能是太劳累的缘故，父亲睡得沉，也没来得及把鞋子翻一转再烤——他的鞋底被烤穿了一个洞。父亲只好往鞋里垫几张干苞谷叶叶，然后穿上它们背我进城去。父亲说那一天城里人都捂着嘴在背后偷偷笑他。父亲不明所以。后来还是一个好心的阿姨追上来给父亲指指后背，父亲回头一看，自己满背都是稀泥浆浆——原来胶鞋里的苞谷叶纷纷钻了出来，它们把父亲脚步带起的泥水都甩到了天上。父亲一直给我讲这个故事，讲了很多遍。

“还好你的病后来终于好了。”父亲看看我，欣慰地说。

……

如今，社会越来越进步，各种取暖工具层出不穷——在家有取暖器，睡觉有空调和电热毯，出门有羊皮手套和暖水袋，火笼儿早已退出人们的生活与视线，慢慢成为一个传说。但我仍怀念从前那些与它有关的岁月，它们像火笼儿里那些忽明忽暗的木炭，在我的生命深处不断闪烁光亮。

银装素裹雷洞坪

郭志全 画

顶高山摩崖石刻联

近闻市中区悦来镇顶高山重建的“太白亭”周边完善了设施，修建了一条水泥路，可以从荔枝湾大河坝往上直达“太白亭”。近日，我和家人朋友一行5人，驱车直抵“太白亭”参观。

■蒲运乾

“太白亭”左右及正前方修建了围栏，亭前左侧立有一块石碑，正面刻李白的《峨眉山月歌》，背面刻《太白亭记》，记述了平羌江畔汉阳坝人氏、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梁慧星教授发起重建“太白亭”的始末。亭后左侧也立有一块石碑，正面刻重建该亭的“捐款单位及个人”，背面刻杜甫《寄岑嘉州》诗。参观留影后，驾驶员开车原路下山，我们其余四人便沿着新建的水泥台阶路盘绕下山。环顾四周，林木蓊郁，空气清新怡人。临近山脚，见有一户人家，鸡群在门前地边啄食，屋后山上，脐橙、蜜橘压弯了树枝。当我们路过一道竹篱笆时，一位老大娘从家中走出来，热情地邀我们坐坐歇脚。老大娘说夫家姓夏，丈夫已去世，她姓晁，今年77岁，与小儿子住在一起。

晁大娘说她家屋后崖壁上有古迹，并自告奋勇地领我们前去观看。我们随晁大娘从她家左后方走了一段上山路，然后从一个拐弯处的缺口走进山林，大约走了四五十米，晁大娘对我们说，从前这里有座寺庙叫“顶高庙”，又叫“锦江庙”。上到一处台地，见有一块牌子，看得出是新近立的，牌子上方写有“顶高庙”三个大字，下面一段较小的文字这样记述：“顶高庙位于顶高山脚，原占地约300平方米，有大殿、亭子各一间……解放前，曾用于开办私塾。1950年初顶高庙被撤，用于修建荔枝湾小学。”

往上走，便见一长形崖窟，雕凿有三尊佛像。再往前走，见有一横向的整块崖壁，上面凿有连通的三座神龛，中间大的神龛是“二仙宫”，神龛门柱上刻着一副对联，雕刻精细，笔力雄健，笔锋飘逸。联文是：

抚剑餐霞神仙洒落，
飞觞醉月名士风流。

站在对联前，我一边体味联文的含义，一边想在这深山僻境里，竟然有如此富于文采、饱含诗意的对联存在。对“洒落”一词，我反复进行斟酌，并断定它不是动词，也就不是将“水”或其他东西洒落一地的“洒落”之意。我认定它是个形容词，因为它与形容词“风流”相对。经查：洒落，即洒脱，潇洒自然、不拘谨之意。突破了难点，全联的意思就可大体理解为：晨起舞剑，沐霞用餐，实乃神仙般潇洒脱俗；举杯邀月，对饮同醉，真个是名士的倜傥风流。可我又想，对联刻于二仙宫门柱上，应该是关乎“二仙”的，那么，这“二仙”究竟是哪路神仙呢？一时无处可问，只能从对联中去找答案。我注意到上联中有“剑”，有“仙”，下联中有“觞（酒杯）”，有“月”，我判定，这些词语都与李白有关。李白“仗剑出川”，早有“诗仙”的盛名，其诗句有“举杯邀明月”，等等，何况山上曾有“太白亭”呢？所以，把联文与李白挂钩似乎是很自然的事，可李白又怎会与“神”联系在一起呢？仍然是个谜。

我突然想到一个关键的人士——梁慧星教授，他曾经为重建太白亭而遍访顶高山，也许他到过顶高庙遗址，见到过此处的摩崖石窟。正好，我曾经与他有过电话联系，便拨通了他的电话。电话那头，梁教授说，他寻访过这一带的摩崖石壁，见到过“二仙宫”，还见过宫门石柱上的对联。我也很兴奋，当即背诵联文给他听，他也笑着连声说“是，是，是！”他接着对我讲，“二仙宫”里只供奉了一尊神像，为什么叫“二仙”呢？因为那尊神像是“李白”，李白既是诗仙，又是酒仙，所以就被称为“二仙”了。梁教授这番话，让我完全释了疑。

末了，我对乐山先民感佩至深，他们将李白作为神灵来供奉其实是对李白诗品和人品深怀崇敬。他们准确把握了李白的气质、神韵，并以富有文采的联句对其进行赞颂，值得吾辈学习。

晚年

久哥拿手机拍摄父亲，那是一个弓背弯腰老迈的父亲，一个风烛残年的父亲。可是，记忆里的父亲不是步伐稳健的吗？不是中气十足的吗？不是笑语欢声的吗？他在朋友圈里说：原来父亲真的老了，真的老了，真的老了……

■杨萍

久哥的父母早年离异，他从刚学会走路起就一直跟着父亲生活。为了不让他受委屈，父亲一直没有再婚娶妻。

久哥有时候也抱怨父亲，不知道是不是人老了话多，性格也越来越古怪了，“一阵一阵的，我简直不想理他了！”

今年八月，久哥的父亲觉得浑身疼痛，日夜不宁，起居乏力，到医院检查，医生将诊断结果告诉久哥，说他父亲得了肝癌，晚期了，施行手术已没有丝毫意义。

久哥无法接受。每说起此事，他在朋友面前几度哽咽落泪。他说，这应该是电视上才演的事嘛，怎么就落到他身上了。

肝癌晚期，对于一个老人来说，是不是就意味着已经是人生真正的晚年了？尽管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尽头的，可是，它不让人提前准备，来得猝不及防。

久哥没有把诊断结果告诉父亲，只是给他说他身体有点发炎。

想着父亲的日子不多了，久哥无法安心工作，他思考了几天，决定要带着父亲出去旅游。这些年，日子还算过得去。父亲一直和他生活在一起，平常就买买菜、做做饭，闲着没事就到小区打打长牌，和小区的老年人一起散散步，而久哥也常带着妻子孩子去领略祖国大好河山。父亲很少和他们一起出游，每次约他，他都说不和年轻人一起去。久哥知道，父亲其实就是怕多花钱。

久哥画好了旅游路线图。他不能天南海北地胡乱游走，他必须带父亲走走他最想去的地方，在父亲晚年的最后光景里，实现他迟来的愿望。

他们去了峨眉山。久哥长久地跪在佛祖面前，他祈求佛祖再多给父亲一点时间，让他的陪伴更贴心更有意义一些。

他们还去了北京，去登了长城，去看了鸟巢，去天安门广场看了升国旗……久哥说，以前，他家装修的现代主义风格的客厅，电视墙上都被他父亲贴了一墙的毛主席像。他知道，去北京天安门一定是他父亲那个年代的人最大的梦想。他带着父亲去天安门，父亲可高兴了，到了晚上睡觉前，还一个劲地给他讲那个年代的故事……他多么渴望去天安门啊，如今，愿望终于实现了。

旅游途中，他们总是一前一后地走在路上。久哥拿手机拍摄父亲，那是一个弓背弯腰老迈的父亲，一个风烛残年的父亲。可是，记忆里的父亲不是步伐稳健的吗？不是中气十足的吗？不是笑语欢声的吗？他在朋友圈里说：原来父亲真的老了，真的老了，真的老了……

从北京返回四川老家的头一晚，久哥失眠了，流了一晚上的眼泪。久哥看着旁边床上蜷曲着身子睡去的父亲，内心五味杂陈，若不是这太晚的晚年，他何曾用心去关注过父亲的身体和内心世界啊？唉，子欲养而亲不待啊！

他想，他能为父亲做到的，其实不过是让他自己又少了一个人生的遗憾，而已。

以梅作证

（外二首）

■李跃平

在我与春天之间，我想起
朱迪丝·赖特的诗句
我们的爱情是多么自然

来不及细想，把一段芬芳
揉碎在风雪中，不断再生的爱情
在一朵梅的开落间奔波

我暗恋的女人，以梅作证
关于一朵梅的意义，我早已在
过去的诗中作出交代

绰约风姿，那轻轻的忧伤里
有我深爱的颜色，我秘密的初恋
隐在美人的笑里，像悲剧的高潮

独立枝头

沿着心底的秘密，梅慢慢地开
一段无法复制的爱情
如力透纸背的诗歌，在心灵深处
低语，跟内心的花朵对话
是多么彻底的事情

一往情深，那回头浅浅的一笑
靠合适的爱开出自己的风格
无法领悟的感动，在冬天
寒冷的根部，透出温暖的颜色

期待谁的赞美，有一朵不死的梅
独立枝头，作为一种道具
就这样承担着我一生的爱情或幸福

与温暖有关

足够的寒冷，足够的大雪纷飞
让我有理由写出这样的诗行
一朵梅做的窗花，枝繁叶茂
散发出生命的芬芳

按笔划记住这些花朵
那些在冬天醒来的记忆
不会顾及身上的雪片
枝头上那道忧伤的火焰
为我保存与温暖有关的对话

看见梅花层层打开，绝美的纯净
构思虚拟的幸福生活
用内心的光芒怀抱一片芬芳
我知道春天已经到来

路

■黄华春

一

路是什么？

路是地球的经脉，宇宙的桥梁。

路是先驱们鲜血染红的旗帜，路是跋涉者身躯搭成的人梯，路是相恋的人儿心中长出的芽儿。

路是文学家笔下经典的形象，路是哲学家思维深处的闪光，路是军事家耳畔响起的号角……

二

小溪有蜿蜒的路，海水有循环的路；
花儿有飘香的路，松柏有挺拔的路；
骏马有奔腾的路，苍鹰有飞翔的路；
可是，假若没有人类，也就没有路。

三

或平坦或坎坷，或宽广或狭窄；或短暂或恒久，或沉寂或辉煌……

路，人类永恒的恋人。

它是头顶日新的太阳，它是心中盈亏的月亮，它是茫茫寒夜中一颗闪烁的星星。

它使人类的希望永在，它使人类的痛苦常新。

四

从遥远的天边蜿蜒而来，又蜿蜒至遥远的天边。

路，没有起点，也没有尽头。

在没有路的地方，就是路的开始……